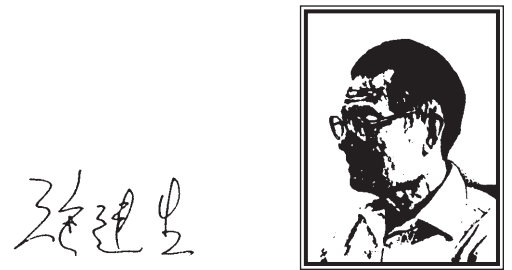




熊彼德與奧國學派



在1871年，奧國的孟格(Carl Menger，1840-1921)出版了他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同時英國的吉達斯(W.S.Jevons，1835-1882)也在這一年出版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三年以後，法國的華爾拉(Leon Walras, 1834-1910)也出版他的「純粹經濟學的要義」，(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這三人彼此都不相識，卻不約而同地都反對當時流行的以生產成本為基礎的價值學說(例如勞動價值論)，而提出了邊際效用遞減的原理做為新的經濟學的礎石。這樣經濟學上的一場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就此展開，影響極為深遠。

在這三人中，只有吉達斯沒有能在英國創立了一個學派。華爾拉雖不能在其出生的法國，也不能在其任教的瑞士得到門徒，但卻在義大利找到志同道合的學人柏萊圖(Vilfredo Pareto, 1848-1923)來繼承其衣鉢，接任其在洛桑大學(University of Lausanne)的教職，共創了一個洛桑學派。孟格則為三人中最為幸運者，他能在其任教的維也納大學中得到二個傑出的青年信徒龐

巴魏克(Eugen von Bohm-Bawerk，1851-1914)與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ner，1851-1926)，他們二人都非孟格的及門弟子，但卻能將孟格的創見加以發揚，共同與孟格創立了一個奧國學派。因此一般都視孟格為該派的始祖，後二位則為奧國學派的第二代。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這一學派就與洛桑學派以及稍後由英國的馬夏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所建立的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成為鼎足而立的局勢，而爭奪世界經濟學界的牛耳。

熊彼德是維也納大學畢業的，雖然當他正式開始研讀經濟學的1903年正是孟格在該校退休的一年，不能成為他的及門弟子，但是龐巴魏克的得意門生，所以一般都以奧國學派之第三代中的一員而視之。但是，到了後來都有人認為他不能成為奧國學派的一員，本文之作就想就這一問題略加澄清，看看他究竟是否屬於奧國學派。

先說何以有人會認為他不是真正的奧國學派，其中約有二個理由。第一是由於他並不堅信奧國學派的正統理論。例如他的一位早在德國波昂大學任教時就是學生，後來又

轉到哈佛大學得到學位的司徒爾卜(W.Stolper)就曾如此說，「雖然他是奧國出生並受教育的，但他不是一位『奧國學派的經濟學家』。」(見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14, New York，1968 P.71)。第二是由於他太強調數理方法之在經濟學上的重要性。例如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1899-1992)就說，「熊彼德雖然受到龐巴魏克許多教益，但由於他接受許多其他的影響，(特別是洛桑學派的)，所以不能完全視他為奧國學派的成員。」(見同上註之Encyclopaedia P.461)。在這二種理由中，以持後者人數較多，現可先就這一點加以討論。

孟格與吉達斯及華爾拉二人所不同的主要是在於他是以普通文字來表達其理論的，而後二人則都採用數學來說明。據奧國學派之第四代的馬赫勒卜(Fritz Marchlup，1902-1983)之所述，這也許就是何以在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維也納要比倫敦與洛桑能吸引更多嚮往的原因。(見其所著Austrian Economics,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ed. Douglas Greenwold, McGraw-Hill, New York, 1982, P.39)。孟格何以

不用數學呢？這是因為他感到經濟事象不是數學所能解釋的。以後所有的奧國學派人士大都亦持這種見解。例如米塞斯(Ludwing von Mises, 1881-1973)就非常反對使用數字，認為「這是一種非常惡劣的方法，從提出錯誤的假設開始一直到謬誤的結論。」(見其所著Human Action, 3rd revised edition, Contemporary Books, Inc, Chicago, 1949, P.350.)。

熊彼德則認為數學是一種可以普遍的基本的邏輯定律，從事經濟學的研究是可以應用的。他曾警告經濟學家不要因為數學方法最初是用來解決物理學上的問題而產生的，就認為不能用來解決經濟學上的問題。如果這樣的話，其所犯的錯誤就像馬克思主義者之在說明社會主義的運作時不喜歡使用價格、成本貨幣、利息、利潤等等名詞一樣的了。(見其所著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Allen Unwin, London, 1954, P.18)

的確，熊彼德一開始研究經濟學就很喜愛數學，這種喜愛一直不變，但這不能說他對其他方法完全忽視，他同時也很重視歷史知識對於經濟學之研究的重要性。他常常